

记忆中的家乡曲艺闹新春

郑育友

我家乡在瑞安西部山区湖岭 ,记忆中 ,春节前后 ,唱词、排街、莲花、长筒、花鼓、卖约等民间曲艺响彻街头里巷 ,热闹非凡。时至今日 ,那些或悠扬婉转的曲调 ,或粗犷豪迈的噪音 ,仍时时在我耳畔回响。撷取几个片段 ,供读者共享同乐。

唱词

在众多民间曲艺中 ,山区百姓最喜欢的 ,还是特级词师阮世池先生。他唱鼓词《玉蜻蜓》,当演唱到《庵堂认母》选段时 ,往往声泪俱下 ,将徐玉宰苦苦哀求母亲相认的场面活生生表现出来。一位女词迷说 :我听阿池先生唱 ,认母 这一段 ,伤心得眼泪涟涟 ,流湿了三条手巾呐 !

那时 ,我家住湖岭湖屿桥老街周宅对面。周宅 ,是当时湖岭山区唯一一家词院。一年四季八节 ,周宅巷时时传出 咚咚 噔噔 琴、鼓、拍板之类乐器的打击声。逢过年 ,我若看到周宅巷口木牌上写的是 今晚特邀词师阮世池先生演唱 ,就会雀跃奔告给家族中的词迷们。那些词迷亦同我一样兴奋 ,晚饭后筷子还未放定 ,就急急地去听阿池先生唱词啦 !街坊那些女词迷 ,一听说今晚是池先生唱词 ,便满街逐院地吆喝 :阿花姊、阿凤嫂 ,快到周宅听阿池先生唱词 !那时 ,周宅词院内可热闹啦 ,灯火通明 ,座位不够 ,只好临时添加木凳、竹椅。说也奇怪 ,当阿池先生 咚 咚 鼓一敲 ,刚才还沸沸扬扬杂乱无序的场面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连缝衣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呢。

排街

再说湖屿桥街这条长约600米 ,宽3.5米的老街 ,位于永(嘉)、瑞(安)、青(田)、文(成)交界 ,是商贾集散之地 ,街上有一百多家商店与作坊 ,逢年过节 ,街上人头攒动。唱 排街 的艺人便乘这一好时节 ,轮番上街唱起 排街 来。排街 ,也称 三十六行 ,道具只有竹板与长筒 ,但唱的艺人很有口才 ,往往见

店里有什么商品就唱什么 ,而且行腔灵活 ,既生动又幽默 ,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排街 词文中通常都夹带着 祝福店主 的讨彩言辞 ,店家听得开心了 ,赏钱就大方了。

艺人唱 排街 ,大多由上街至下街 ,由这家到对门 ,俗称 对门对户对条街 ,是有讲究的。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 ,当他们唱到豆腐店门口时 ,通常是这样的 :

女 :前面来到豆腐店 ,今日就把豆腐店的来历唱一唱 ;

男 :豆腐店 ,不寻常 ,豆腐店祖师关云长 ;

女 :关云长 ,大英豪 ,桃园结义美名扬 ;

合 :过五关 ,杀六将 ,擂鼓三通是斩蔡阳。正月闲 ,手抱长筒唱排街 ;

女 :店店内 ,坐着一位豆腐西施人啊太保相 ;

男 :卖豆腐的顾客排起队伍长又长

卖约

过年时 ,不但白天能听多种曲艺 ,深夜还能听到卖约。

这种口头清唱的卖约 ,在湖岭山区仅流行于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这三溪交汇处 七升地 (指原坑源乡源口等七个村) ,时间通常在正月初一至初五 ,晚上七点钟开始 ,唱至次日凌晨两点。唱卖约不用什么乐器伴奏 ,十来人成群结队 ,其中一男一女手提祖师灯 ,一人领唱 ,大家帮腔。一般开门入庭 ,为结婚或做寿人家演唱 ,内容多为祝贺、祝福之类题材。

记得五六岁时 ,我忽然听到窗外由远而近传来一阵阵悠扬、高昂的歌声 :喂 ,西啫哉 !呵 ,哩山喳 !好奇地问父亲 ,这唱的是什么歌 ?父亲说 :这是七升地人来湖岭唱卖技儿郎。自此 ,我脑海里就有了 卖约 这一曲艺。

据80多岁的姜老先生描述 ,他们当时唱卖约 ,喝过乡亲泡的一碗清茶后 ,会一齐高唱《谢茶歌》 :

茶种深山大岙底 ,

水生深潭龙喷花。
如来菩萨放茶籽 ,
观音佛母采茶芽。
担水仁兄加洪福 ,
泡茶尊亲坐莲花。
吃过茶来并茶配 ,
多谢尊亲点心茶。
唱腔虽粗犷 ,但歌词句句亲切、感人。

送元宝

此外 ,说到曲艺闹新春 ,必须还得提一下 送元宝 。

大年初一 ,两位民间艺人拿着用红糖年糕做成的 元宝 ,缠上红头绳和万年青枝叶 ,并串上几个红红的橘子 ,挨家挨户 送元宝 。两人组合 ,一人打竹板 ,现编讨口彩歌词 ,另一个人则挑着篲箩(箩筐) ,手摇踏春柴(樟树枝叶) ,紧接尾句高喊 好 字。

记忆中 ,在我家七间上房正屋门口 ,他们先是说一些紫气东来、五福临门、福星高照、子孙满堂等讨彩语 ,然后才开始唱 送元宝 歌。记录如下 :

元宝进门台 ,好 !

金银大发财 ,好 !

元宝进道坦 ,好 !

金银叠成山 ,好 !

元宝进阶檐头 ,好 !

积德积善现世修 ,好 !

元宝扭一扭 ,好 !

养猪驮(大)如牛 ,好 !

元宝显一显 ,好 !

赤脚蓬头刘海仙 ,好 !

金钱银钱送上门来 ,好 !

福禄寿喜万万年 ,好 !

他俩这样一唱一和 ,有板有调 ,我阿婆就以印有龙凤图案的年糕与零钱相赠。

送元宝 这一习俗 ,现在还演变出民间一句俗语 :正月初一送元宝 ,句句着(应该的意思)讲好。

现在 ,农村这些曲艺行唱习俗渐行渐远了 ,但它们永远萦绕在我的心底 ,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那些年

我贴过年画窗花

陈桂芬



小时候 ,过年之前 ,家里重要事情就是大扫除 ,而打扫完房子后有一件要紧事 ,就是要把屋里的旧窗花、旧年画揭下来 ,换上新的窗花和年画。这种事 ,小孩子做起来最是上心 ,老早就惦记着 ,不过大人谋划得更早。

以前 ,我家住的是一间青瓦木头平房 ,前后都是木门、木窗 ,房子虽然很旧 ,但清洗后显得很干净。大人就在简单的方格门窗上贴上白纸 ,从屋里往外面看有点朦胧感 ,从外面往里面看 ,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不但保护隐私 ,还能挡住飞虫的入侵。

我妈妈会剪简单的窗花 ,她用铅笔先在红纸上画上花草或小动物图案 ,用小剪刀慢慢地把小动物、花草剪出来 ,非常漂亮。然后用米糊涂在门窗的白纸上 ,再小心翼翼地把窗花黏在白纸上 ,它不仅代表喜庆 ,还寄托着对新一年的希望。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家家户户贴年画 ,最不可缺的就是一幅毛主席标准画像。毛主席的像贴什么地方 ,大人很讲究 ,必须贴在中堂正中的位置 ,是家里最尊贵、最显要的位置。除此之外 ,其他板壁上的年画 ,就在

大人的指导下 ,由小孩子来动手了。在我的记忆中 ,自家、邻居家 ,曾贴过五谷丰登、传统戏曲、著名演员等年画 ,浓重明亮的色调 ,给原本清寒简陋的屋子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邻居叔叔家的年画很有特色。人勤春早 年画上 ,春回大地 ,杨柳吐绿 ,拖拉机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 ,村民唱着歌 ,运肥、播种 ,一派春耕的景象 ;鱼跃人欢 年画 ,画的是渔民们正在撒网捕鱼 ,一条条鲜活的大鲤鱼甩着尾巴 ,溅起浪花 ,乱蹦乱跳。我记得 ,他家外间屋里还贴着 楼台会 年画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祝家楼台相会 ,互诉衷肠。我最喜欢连环画类的年画 ,每年在板壁上换新的。印象中 ,有《铁道游击队》《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 ,大都是彩色剧照。我常常站在年画前 ,一幅幅连着看 ,看了一遍不过瘾 ,再回头看一遍 ,津津有味。

现在 ,很少看到谁家干净洁白的墙壁上贴年画 ,也很少看到哪户在窗上贴窗花 ,原来的那些年画成了 老古董 ,只能在画报或网站上觅踪迹 ,而窗花里的剪纸技艺 ,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年的美好

戴振文

虎年腊月廿八 ,中午 ,高三的女儿终于从紧张的学习中抽身出来。晚6时 ,儿子也从上海赶了回来。儿女都在 ,满屋洋溢着团圆的欢乐气氛。

在杭州定居的小舅子打来电话 :姐夫 ,我已经回到塘下的家了 ,明晚过来聚一聚 腊月廿九 ,全家赴宴。席间 ,小舅子轮番敬酒 ,并挨个儿送上祝福 ,轮到儿子这里时 ,他眼神坚定地说 :戴亦周 ,舅舅看好你 !女儿在旁边插话 :舅舅 ,你怎么每年都是这一句呀 !我们哄堂大笑。

虎年我搬了新家 ,本来想让老婆做一桌年夜饭 ,接父母过来吃 ,但母亲坚持要自己操持。知子莫若母 ,老人家在忙活之余 ,更享受的是全家齐齐整整团聚在一起的年味。

母亲80岁 ,但手艺不减当年 ,菜肴丰盛。酒过三巡 ,与许多家庭的长辈一样 ,上演催婚戏码。她对着孙子旁敲侧击 ,笑眯眯地说 :戴亦周 ,今年27岁了吧 ,该考虑考虑了 ,奶奶说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87岁的老父亲也默契地接过老伴的话。在他俩的一唱一合中 ,深谙此道的儿子缓缓站了起来 ,双手端着酒杯 ,毕恭毕敬地说 :阿爷 ,现在的我在上海算是 三无青年 ,无房、无车、无存款 ,要不 ,您老人家赞助一些 ?全桌的目光都投向了老父亲 ,只见他神情自若 ,微微一笑 :爷爷已经老了 ,没有能力了。然后用手指了一下我 ,说 :你找他 ,他有钱 !全家捧腹大笑。

兔年正月初一 ,阳光明媚 ,是登高望远的好日子 ,我带上俩孩



子 ,三人驱车前往大罗山。到达金河水库后 ,下车走上登山步道。正月的暖阳最是舒适 ,兄妹二人在追逐中上山 ,欢快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看着一对儿女在那边嬉闹 ,所谓幸福概莫如此。

正月的走亲访友还在进行中 ,儿子却马上要踏上归程了 ,女儿也要提早投入复习中。借着早餐的时间 ,与两个孩子促膝交谈 ,女儿说 :老爸 ,我长着一张学霸的脸 ,实质上却是一名合格的 学渣 。秒懂 ,是希望我别期望太高。于是给她讲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交战史 ,告诉她屡败是能力问题 ,屡战是态度问题。女儿说 :懂了 !

儿子说 :2023年我会比较忙 ,公司去年一些被耽误的项目 ,今年都要提上日程。另外 ,今年我还要报考注册会计师两门课程 ,不仅仅是为了考证 ,还因为这两门课程也是对本职工作知识体系的补充 ,其他事情都先缓缓吧 !这小子 !还没等我开口就先把我的嘴给堵上了 ,让我只能把他爷爷奶奶的叮嘱给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

看到餐桌上的儿女 ,忽然想到顾城的那首诗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 ,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母爱串起的年味

孔令周

每到春节 ,泛上心头的味蕾记忆 ,总是舌尖上的味道。

小时候 ,总是盼望着快快长大 ,吃了冬至的 擂沙丸 (一种汤圆在豆沙里滚过的麻糍) ,大人就会说 :又长大一岁了 !我们小孩自然也欣喜 ,因为知道 ,年 ,就在眼前了。过年 ,意味着有新衣裳穿 ,也意味着有平常稀罕的吃食在等着我们 ,还有放鞭炮、舞龙、社戏等各种活动。那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所以每当过了一个年以后 ,我们就暗暗盼望着下一个年 ,从年头盼到年尾。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其实最温暖、最果腹的还是各种吃食。农家的生活虽然清贫 ,但四季八节 ,该有的传统美食都不会落下。比如 ,年糕与箬糕 ,是年年必备的。母亲是妯娌中的老大 ,也是做美食的一把好手。她做事利索 ,还没有分家的时候 ,一大锅的箬糕 ,就由她亲手打点 ,洗箬叶、浸糯米、磨米粉、和糖粉、上蒸锅 ,在热气腾腾的蒸汽里 ,那是年轻母亲忙碌的身影。她后来跟我说 ,奶奶体弱多病 ,家务活勉为其难 ,所以她一嫁给父亲 ,就挑起了大梁。

母亲准备过的美食自然很多 ,但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 ,都是沉淀下来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 ,最早的出现应该是鱼冻。鱼冻 ,那是冬天时才出现在宴席上的一道冷盘 ,冰冰凉凉 ,入口即化 ,是我与弟弟的最爱。母亲用的是包头鱼(学名鳊鱼) ,一条都有三四斤重的样子 ,掏腹洗净 ,然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放入各种调料 ,红烧炖成一锅 ,汤汁浓稠 ,再舀到大瓷碗里 ,要晾上一夜 ,那香味已经吊足了我们的胃口 ,但母亲最多匀一点汤给我们喝几小口 ,并警告不能再偷吃 ,我们像 馋猫 一样眼巴巴地在睡梦中盼望着第二天早点到来。印象中的冬天特别冷 ,冰凌子在老屋的屋檐下挂得老长 ,

当太阳懒洋洋地从东边的山头爬上来的时 候 ,我们惊奇地发现 ,碗里的鱼已经像冰一样冻住了 ,像琥珀 ,又如化石 ,镶嵌在其中。母亲找了个大盘子 ,把瓷碗倒扣在上面 ,轻轻地在碗底与四周拍动 ,不一会儿 ,那个鱼冻就脱落下来 ,留在了盘子里 ,规规矩整 ,晶莹剔透 ,犹如一件艺术品。

进入腊月 ,会晒各种年货。酱油鸡、鸭 ,当然还有酱油肉。经过调料浸泡后的这些食材 ,在冬日暖阳里 ,香气会像花儿一样慢慢绽放开来 ,通体的颜色也是 脱胎换骨 ,红得发黑 ,油光锃亮。母亲熏制的酱油鸡还用红糖裹过 ,透着一股特有的甜香 ,令人垂涎三尺。印象中 ,有一次家里正在酿酒 ,大人舀取发酵好的黄酒 ,要挑去另一个村庄蒸馏 ,酒香弥漫中 ,我们的注意力却与大人完全不同 ,我们的眼珠子盯着的是已经晒了三四天的那几只酱油鸡 ,黑红欲滴 ,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抠一点鸡胸部的肉塞到嘴巴里 ,就是生吃 ,也是齿颊生津。

有时候 ,晒在太阳底下的还有鳊鲞。鳊鱼对半破肚 ,调料 ,摊开 ,用绳

